

学术顾问

季羨林

钟敬文

启功

程千帆

丛书策划

侯忠义

杨爱群

特邀编审  
(按姓氏笔画)

宋加哲

张俊

张国星

林辰

侯忠义

欧阳健

高翔

董文成

傅憎享

薛勤

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

# 《剪灯三话》

杜贵晨著  
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- 一、明朝说苑“三剑客”/1
- 二、愤世书系二百年/16
- 三、郁怒惊悸文士心/27
- 四、礼欲同构生死缘/37
- 五、三教合一说因果/49
- 六、鬼怪讲古有史鉴/59
- 七、一代佳作《三话》新/70
- 八、承前启后五十篇/83

## 一、明朝说苑“三剑客”

中国小说发生很早,唐代已经有了成熟的文言小说作品。因为写《容斋随笔》如今又名满天下的洪迈,同时是宋朝第一位大小小说家,就曾说“唐人小说,小小情事,凄婉欲绝,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,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”(《唐人说荟·凡例》)。但是他自己的《夷坚志》,除了卷帙浩繁无与伦比之外,文采与意想就逊色多了。宋朝其他小说家更未能望唐人项背,元朝的文言小说除一篇《娇红记》,其他几无足观。总之,唐代以后,文言小说的发展真是每况愈下。若不是明朝人出来振作一下,后来文言说苑的景象,也许就惨不忍睹了。

这个振作说苑、为文言小说发展带来转机的第一人,是明朝初年的瞿佑。他写成于洪武十一年(1378)的《剪灯新话》(以下简称《新话》),使当时一日数惊的读书人耳目一新,颇可忘忧;又从此“仿效者纷起”(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十二篇),其中佼佼者,后约四十年有李昌祺的《剪灯余话》(以下简称《余话》),又后一百七十年有邵景瞻《觅灯因话》(以下简称《因话》)。这三种书合称《剪灯三话》(以

下简称《三话》)。《三话》的成就不一,但在宋元以来暗淡的说苑,的确是三盏明“灯”,照亮了作者、读者的世界,指引出文言小说前进的方向。

《三话》振兴了明朝的说苑。《三话》的三作者后先追摹、秉笔驰骋、开创“灯话”系列小说的迈往不羁之姿,使我们想到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笔下的“三剑客”,尽管二者间差异是绝对的。

瞿佑生于元至正元年(1341),卒于明宣德二年(1427),享年八十七岁,是个跨两朝又跨世纪的人物。字宗吉,号存斋,晚号乐全叟。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。祖籍山阳(今江苏淮安),所以有时候他自称“山阳人”,友人也有这么说的。

瞿佑世代书香,一门能诗。《归田诗话》提到他幼时随长辈祭拜南山祖墓,听伯父元范及姑母吟诵唐人诗句,至老不能忘怀。他天赋诗才,少年即与当地名士唱酬。十四岁时,父亲的好友章彦复来访,即席指鸡为题,命他赋诗,即吟道:“宋宗窗下对谈高,五德声名五彩毛。自是范、张情谊重,割烹何必用牛刀?”四句诗分别用四个关于鸡的典故,彦复大为叹赏,手写桂花一枝,并题诗其上以赠云:“瞿君有子早能诗,风采英英兰玉姿。天上麒麟元有种,定应高折广寒枝。”(《归田诗话》卷下)他父亲很得意,就造了一座“传桂堂”以纪此事。又为邱彦能题唐三学士《弈棋图》,和钱思复《西湖竹枝曲》十章,和吴敬夫《雪》诗,和凌云翰《和石湖田园杂兴》诗及梅词、柳词各百首,皆为人

称赏(同上)。瞿佑的叔祖士衡中过举人,与著名诗人杨维桢相交至厚。瞿佑二十岁时,维桢游杭州,宴饮传桂堂上,出示《香奁八题》诗,瞿佑即席吟和,丽词艳情,妙语清音,维桢击节赞赏,对士衡说:“此君家千里驹也!”遂声名远播。还在他很年轻时,仿元遗山《唐鼓吹》,取宋、金、元三朝名人所作,得一千二百首,分为十二卷,编《鼓吹续音》,题其后有句云“吟窗玩味韦编绝,举世宗唐恐未公”。他是明朝最早反对一味尊唐而推崇宋诗的人。虽然此书编成不久,即在借阅中“散失不存”(《归田诗话》卷上),但已经可以看出他在文学上见识高出流辈。

章彦复说瞿佑“定应高折广寒枝”,料他将来科举高中,荣华富贵,算是猜错了。瞿佑一生坎坷,十岁时,为了避张士诚、方国珍战乱,曾随家人流寓宁波、苏州。入明,屡试不中。洪武十年(1377),获荐明经,赴南京授职,先后任浙江仁和训导、临安教谕、河南宜阳训导。建文二年(1400)为南京太学助教,兼修国史;四年,升任周宪王(朱橚)府右长史(王府事务总管)。永乐六年(1408)因诗蒙祸,下锦衣卫狱,谪戍保安(今河北新保安)十八年。洪熙元年(1425),才因英国公张辅的奏请获得赦免,令其在英国公府教私塾三年,尔后放回回杭州。不久,卒于家。

瞿佑一生,官不过长史,长时期只是一个高等教书匠;更不幸一谪边塞达十八年,受尽流戍之

苦。《归田诗话》记同在谪所的滕硕“见予每诵元遗山《送李参军赴塞上》长篇，谓‘旧读此诗，备悉塞垣之苦，岂料今日亲至此境’，辄潜然堕泪，若不能堪者”。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的景况与心思。虽然他在保安，至少到了后期，并非披甲为卒，也未曾躬耕于野，而是仍操教书的生涯，但是，教书人从来地位低，更何况流戍之身，惨淡岁月，有无限悲凉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云：“其在保安，当兴河失守，边境萧条，永乐己亥，降佛曲于塞下，选子弟唱之，时值元宵，作《望江南》五首，闻者凄然泣下。又有《漫兴》诗，及《书生叹》诸篇，至今贫士失职者，皆讽咏焉。”诸诗皆不存，仅褚人获《坚瓠甲集》卷二《瞿存斋诗》录诗一首云：“自古文章厄命穷，聪明未必胜愚蒙。笔端花语胸中锦，赚得相如四壁空。”相如即西汉初年大文学家司马相如，文如锦绣，但少年时穷得家徒四壁。这首诗也许就是《书生叹》的佚文了。但他没齿难忘的还是断送一生功名又几乎送命的诗祸，《归田诗话》没有记载自己遭祸之由，但记他的友人曾因诗文触祸的达十人之多，话题则有《诗能解患》、《因诗见罪》、《和狱中诗》等等，于诗祸三致意焉。

瞿佑著作丰富，诗、文、词、小说及经史杂著达数十种之多。谪戍后，散亡零落，至今存者尚有《乐全集》、《存斋遗稿》、《乐府遗音》、《天机云锦》、《咏物诗》、《四时宜忌》、《归田诗话》、《剪灯新话》等。



明刻本《剪灯新话》封面

《剪灯新话》四卷，卷各五篇，附录一篇，原二十一篇。今通行周楞伽注本又增出附录一篇，共二十二篇。作者或说是杨维桢（都穆《都公谈纂》），又有人说是卢景暉所作（欣欣子《金瓶梅词话序》），都不足为据。瞿佑《剪灯新话·自序》云：

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，以为《剪灯录》，凡四十卷矣。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，远不出百年，近止在数载，襞积于中，日新月盛，习气所溺，欲罢不能，乃援笔为文以记之……

分明说先编《剪灯录》，引出写《剪灯新话》。这“新”字就是比照《剪灯录》他人之“旧作”来的。所以这部书乃瞿佑自创，无可怀疑。这点也得到先后为《剪灯新话》写序的吴植、桂衡、凌云翰等人的认可。《自序》又曰：

（书）既成，又自以涉于语怪，近于诲淫，藏之书笥，不欲传出。客闻而求观者众，不能尽却之……

乃序而行世。时在“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六月朔日（1378年6月25日）”。其后此书流行海内，但作者谪戍后，篋中无存，而世间流传者，或抄或刻，均脱略错讹甚多，无以是正。至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，四川友人胡子昂访作者于保安，出四卷本请为校



剪燈新話序

章文

余既編輯古今怪奇之事以為剪燈錄凡四十卷矣  
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遠不出百年近止在數載釐  
積於中日新月盛習氣所溺欲罷不能乃援筆為文  
以記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驚可怪者所惜筆路荒  
蕪詞源淺狹無鬼目鴻耳之論以發揚之亦既成又  
自以為涉於詭恠近於誨洩蕪之言苟不欲傳出客  
聞而求觀者衆不能盡卻之則又自解曰詩言易春  
秋皆聖筆之所述作以為萬世大經大法者也然而  
易言龍戰于野書載雉鳴于鼎國風取蟋奔之詩春  
秋紀亂賊之事是又不可執一論也今余此編雖於

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嘉靖本《剪燈新話句解》作者自序

正。第二年校畢，“遂俾旧述传记，如珠联玉贯，焕然一新，斯文之幸也”（胡子昂《剪燈新話卷后記》）。乃作《重校剪燈新話后序》云：“俾舛誤脫略者見之，知是本為真確。”又以所編《剪燈錄》四集已不

《剪灯三话》

存,各集题诗共四首尚能记忆,遂附写于卷末,付其侄瞿暹刊行,此书乃最后脱于作者之手。附诗四首之三、四首云:

花落银缸午夜深,手书细字苦推寻。  
不知异日灯窗下,还有人能识此心?

辛苦编书百不能,搜奇述异费溪藤。  
迩来陡觉虚名著,往往逢人问《剪灯》。

《剪灯新话》风行天下,的确给作者带来了巨大声誉。但是还在洪武二十二年(1389),此书问世不久,已有人“沾沾然置喙于其间”(桂衡《剪灯新话序》),后来更受到一班卫道士的攻击。英宗正统七年(1442),国子监祭酒李时勉(1374—1450)上言:

近年有俗儒,假托怪异之事,饰以无根之言,如《剪灯新话》之类,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,至于经生儒士,多舍正学不讲,日夜记意(忆),以资谈论。若不严禁,恐邪说异端,日新月异,惑乱人心,实非细故,乞敕礼部行文……凡遇此等书籍,即令焚毁。有印卖及藏习者,问罪如律。(《英宗实录》卷九十)

这里除了可以看出统治者摧残小说的面目用心,



新刊剪灯余话卷之一

廣西 李希政使 繁茂 李

翰林 院學士 文江 劉

上院 孫知 軒江 張

長安夜打

洪武初湯公... 文章推重... 故以行時天下... 公厚湖之... 一日文公... 且有小退... 夫陸安陸... 步惟... 正狀... 和連山... 他必其公若欲...

明刻本《剪灯余话》书影

更可以看到“《剪灯新话》之类”在当时影响之大。乃至李时勉状告“邪说异端”，也用了瞿佑《剪灯新话自序》中用过的“日新月异”，似乎他也受“惑乱”非轻。

这次被扫荡的“《剪灯新话》之类”，至少包括了李昌祺的《剪灯余话》。

李昌祺(1376—1451)，名桢，以字行。庐陵(今江西吉安)人。永乐二年(1404)，与李时勉同榜进士，又同选翰林庶吉士。他参加过编纂《永乐大典》，后升任礼部郎中，“坐事谪役，寻宥还”(《明史》本传)。迁广西布政使。永乐十七年(1419)，“自桂林役房山”(《余话》卷四《至正妓人行》)。起为河南左布政使，致仕。赋性刚严方直，为政勤谨，居官清廉，颇有民望。致仕后，家居二十年，足不入公府，故庐仅蔽风雨，衣食不丰。这在旧时代可说是真正的好人、好官，但是他去世后不久，朝廷议开国以来名公入祀乡贤祠，却因为《剪灯余话》不得列入。我们看上引李时勉的话，就可以知道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。

李昌祺富于才情，诗文词俱佳，著作颇丰，今存有《运甓漫稿》、《侨庵诗余》等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“昌祺诗一变绮靡纤巧之习，而以流逸出之，故别饶鲜润”。但使他至今为人所称的，却是这部当年累他没能入祀乡贤祠的《剪灯余话》。

《剪灯余话》成书于永乐十八年(1420)，体制仿《新话》，也是四卷，卷各五篇，附录一篇，共二十

一篇。但是后来张光启刊行时增入了《至正妓人行》诗并序(又名《元白遗音》)一篇,所以第四卷成了六篇,加上原附录一篇为一卷,成了五卷二十二篇,篇数与今本《新话》同。李昌祺的官比瞿佑做得大,一生仕途较顺,比瞿佑幸运多了,但是他也遭受过“谪役”,而《剪灯余话》恰恰是他在“谪役”中写成的。作者自序说:

往年余董役长干寺,获见睦人桂衡所制《柔柔传》,爱其才思俊逸,意婉词工,因述《还魂记》拟之。后七年,又役房山,客有以钱塘瞿氏《剪灯新话》贻余者,复爱之,锐欲效颦;虽奔走埃氛,心志荒落,然犹技痒弗已。受事之暇,据摭搜闻,次为二十篇,名曰《剪灯余话》,仍取《还魂记》续于篇末。以其成于羁旅,出于记忆,无书籍质证,不敢示人。

这往年“董役”、后七年“又役”、“奔走埃氛,心志荒落”的岁月,正就是《剪灯余话》产生的生活背景。所以《余话》之作,虽出“锐欲效颦”、“技痒弗已”,但更多是发愤著书。这也就是《自序》所说“两涉忧患”之余,“负谴无聊”之中,写小说以“豁怀抱,宣郁闷”,“亦犹疾痛之不免于呻吟”,藉此“俾时自省览,以毋忘前日之虞,而保其终吉”,那种惊弓之鸟、忧患惊悸的心情是很沉重的。他的进士同年刘子欽序中也认为此书之作,乃泄一时之“愤懑”,

“一吐其胸中之新奇，而游戏翰墨云尔”。后来王圻《稗史汇编》(卷八十五)说此书“虽寓言小说，然多讥失节，有为而作也，同时诸老多面交而心恶之”；张萱《疑耀》(卷五)说“词虽近褻，而意皆有所指，故一时缙绅多有心而非之者”，都透露同样的信息，但代久年远，已难指实。

《剪灯余话》成书后先以抄本流传，宣德八年(1433)由福建建宁知县张光启刊行。其后第一百六十年，“万历壬辰，自好子读书遥青阁，案有《剪灯新话》一篇，客过见之，不忍释手，阅至夜分始罢。已抵足矣，客因为道耳闻目睹古今奇秘，累累数千言。非幽冥果报之事，则至道名理之谈……自好子深有动于其衷，呼童举火，与客择而录之，凡二卷。客曰：‘是编可续《新话》矣。’命之曰《觅灯因话》。盖灯已灭而复举，阅《新话》而因及，皆一时之高兴，志其实也，而何嫌乎不文……”(邵景瞻《觅灯因话小引>)于是乃有《觅灯因话》问世。

《觅灯因话》二卷，上卷五篇，下卷三篇，共八篇。关于作者的资料只有上录一篇《小引》，署“自好子景瞻邵氏识”，作者就是号自好子的邵景瞻了，书则作于“万历壬辰”即万历二十年(1592)，进一步也就知道作者万历朝前后在世。有一种十二卷本的《剪灯丛话》，前有明人虞淳熙题辞称编者为自好子，大约就是这位邵景瞻，其他身世生平均不能详。此书虽规模、手笔已远不如前作，但是既因《新话》而来，又内容风格大略有一脉相承处，故

能与前二书并称。作者邵景瞻亦因此得与宗吉、昌祺之列，后先相望，足成我们所说的明朝说苑“三剑客”。

《剪灯新话》，明高儒《百川书志》著录为四卷，附录一卷，共二十一段（即篇），尚完整。过去一般认为，《新话》与《余话》国内原存明清刻本多种，均不全，而日本有庆长、元和间（约当明万历朝）刊本，民国时经董康翻刻，中国始重见二书足本。今知尚有明正德六年（1511）杨氏清江书堂刻本《重增附录剪灯新话》四卷；又有《古本小说集成》影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靖刻本《剪灯新话句解》上下卷。两书各二十篇，另附《秋香亭记》一篇（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本徐朔方《前言》）。《觅灯因话》有清同治间与《新话》、《余话》合刻的《剪灯丛话》本。三书合刻今通行上海古籍出版社周楞伽校注本，题“剪灯新话（外二种）”，其中《新话》据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增出一篇曰《寄梅记》。这样《三话》共五十二篇，最完备，又注释详赡，便于阅读。本书引述如无特别说明，均据周注本。

综上所述，自明洪武十一年（1378）瞿佑《新话》脱稿，中经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李昌祺《余话》问世，至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邵景瞻《因话》完成，世事沧桑，流光似水，二百余年。这二百余年小说的潮流中，以《新话》打头，《余话》、《因话》先后继起为骨干，附庸不断，迤迤形成一个“灯话”小说的系列（参见本书末章），令后世读者不能不有所诧异：何

文字待得燈花半夜開

花落銀缸午夜深手書知字苦推尋不知異日燈

窓下還有人能識此心

辛苦編書百不能搜竒述異費淺藤迺來徒覺虛

名著往往逢人問剪燈

昔在鄉里編輯剪燈錄前後續別四集每集自

甲至癸分為十卷又自為一詩題打集後今此

集不存而詩尚能記憶因闕新話遂附寫於卷

末云存齋

姪瞿暹刊行

剪燈新話後序終



以《新话》有如此魅力,引众多才士相继追摹?他们从《新话》看到了什么,又继承和发展了什么?进一步还会想到这一小说系列的来龙去脉如何?这一个个文学的问题,颇耐寻味和探索。